

扎 拉 叻 胡

99

紅路

作 家 出 版 社

紅 路

扎拉嘎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内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以內蒙古扎蘭屯工業專科學校为背景，通过学校教職員及青年学生在党领导下对潜伏特务——校長巴达尔夫的斗争，反映了一九四七年春迄一九四八年春在內蒙地区人民間的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巴达尔夫以热爱蒙古民族为幌子，利用部分学生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緒，处心积虑地企圖破坏并排斥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但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他的全部罪恶陰謀終于被徹底粉碎，而且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及曲折的故事情节，小說描繪了这一場斗争，并着重反映了当时內蒙地区若干中小知識分子的思想風貌。经过反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及土改斗争的实践后，終至澄清了存在于他們間的混乱思想，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者，只有跟随共产党，并投身于羣众斗争的实践，才是真正的改造思想，以及使蒙古民族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唯一道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

字數 230,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 5/16 插頁 4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01—100,000 册

序 曲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污濁的空气整天瀰漫在扎蘭屯的上空，以致在一个短时期內，太陽的光芒竟也被它挡住了。人們生活在抑郁、彷徨中。

从旧社会的廢墟上走过来的工業專科學校的学生們，似乎更多地呼吸着这种污濁的空气。当时，在他們的礼堂和教室的講壇上，不断地出現过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年代中显赫一时的蒙古官吏，他們穿着协和服，嘴上塗着口紅，頭髮梳得油光閃閃，有的还拿着拐杖，神气活現地宣揚道：“蒙古人不要共产党的領導，共产党是汉人的党，他們不会为蒙古民族办事，蒙古人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有的則瞪着眼，突出嘴唇，活像巫婆似的伸長着脖子說：“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喜夢，玉皇大帝帶着天兵天將下界，已經封我为蒙古人的皇帝。”等等。

不少学生的心灵，受了这污濁的空气中的熏染和侵蝕，慢慢地变得呆滯、麻木起来，青春在他們的身上失去了光彩。……

当紅色的朝霞在学校上空升起时，它們曾作过頑强的掙扎，然而朝霞却以它無限的上命力，不断地伸展、扩大着它的强烈的光芒，終於將它們驅散了。

清新的空气散發着芳香。青春复活了。……

第一章

胡格吉勒吐、敖斯尔和梅其其格三个人，从校长办公室出来，一声不吱地跑下楼，走向教室的北边；他们穿过围着铁丝网院子，拐向西，走向密密的树丛。

早晨，雅鲁河边的树丛里，缭绕着轻纱般的白雾，散发着濃郁的潮湿气息；柔和的陽光射透了濃密的树丛罅隙，閃爍着紫紅、淡紫、淡黃等各种色彩。

树丛中，羣鳥在迎着晨風欢躍地歌唱；挑皮的黃雀在树上跳来跳去；蠢笨的烏鴉，从树枝的巢穴中飞起来，嚶嚶地叫过几声，飞向了西边的田野。

这些“良辰美景”并没有为胡格吉勒吐、敖斯尔和梅其其格三个人所欣賞。他们沿着一条寬广的林蔭大道，沉思着往西走去，十几分鐘以后，终于到达了約定的地点——明月桥。

他们站在桥上，低头望着靜靜的雅魯河水。清澈的河底呈現了五光十色的石头，河面上倒映着他们的身影。梅其其格瞥見了兩個朋友的沉郁的臉色，不禁吃了一惊。为了打破这沉悶的、不愉快的空气，她向他们說：

“扎蘭屯实在太美了，不怪人們称它为塞外杭州，真美得像詩一样。將來，咱一定要把它建設成北方的杭州。”富于幻想的

梅其其格情不自禁地流露着自己的感情，并顺手擦了一下她那被风吹散的头髮。

“这不是目前我們应当討論的問題。”为了怕引起梅其其格的不满，敖斯尔和悦地笑着說，“目前，整个扎蘭屯，不，应当說，整个的內蒙古人民都在考虑着一件事，是跟共产党走呢，还是跟人民革命党之类的党走：这是十字路口。当前每个蒙古青年都应当考虑这件事，因此建設家乡之类的事，应当先放一下。”

“怎么？难道建設家乡就不重要了？依我說，这很重要，应当考虑。”梅其其格一本正經地接着說。

对于梅其其格提出的問題，胡格吉勒吐也并不感兴趣。他依旧帶着沉思，漫步向桥下走去，敖斯尔和梅其其格也悄悄地跟着走。到了桥下，在干燥的沙石上，三个人同时坐下了。

“在日伪时期，我曾經从我的一位老师那里听說过中国共产党，可是人家說的和剛才巴校長所說的完全不一样，这使我到底也弄不清是誰說的对。”从胡格吉勒吐瘦削的長臉上可以看出他正在被怀疑所苦惱着。

“我是贊成巴校長講的。就是嘛，共产党是在汉人那里成長起来的，所以說，是汉人的党。多少年来，蒙古民族就是被汉族欺压的。巴校長能够看出这一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这样說，他不愧是个蒙古民族的高級知識分子。”敖斯尔黑眉下面的太眼珠，閃动着倔强的光芒。

“你剛才講的你那个老师是誰？怎么以前我沒听你說过？”梅其其格好奇地望着胡格吉勒吐問。

“他叫額尔敦。以前因为他向學生們宣傳共产主义以及發动同學們反滿抗日，后来就被日寇杀害了。”胡格吉勒吐有些惋惜地說。

“挺可惜的。”梅其其格沉思般地說。

“我看，这正如巴校長說的那樣，共产党宣傳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可以肯定，这个額爾敦是被騙了。所以巴校長一再提醒我們，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騙。”敖斯爾重復着巴達爾夫給他講過多少次的話。

胡格吉勒吐突然抬起頭，喘了一口氣說：

“是啊！是這麼回事。共产党究竟怎樣，額爾敦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大概也只是道聽途說來的，我們再不醒悟，就對不起巴校長的親切教誨了。”

梅其其格本想說這些事和我們的關係不大，對於我們，要緊的是求學問。但她卻不敢向這兩個人進行反駁，因為她知道他們一向是志同道合的最好的朋友。在日偽統治的時候，他們就在烏蘭浩特第一小學一起念書，畢業後，雖然分別考入了兩個中學，但友誼並沒有中斷，解放後他們一同考入了烏蘭浩特師範學校，又從那學校一同來到扎蘭屯工業專科學校。因為敖斯爾家裏貧困，所以這期間他的學費一直由胡格吉勒吐幫助解決的。日偽統治年代，胡格吉勒吐的爸爸是一個中學教員，解放後，在烏蘭浩特的一所中學當校長。胡格吉勒吐每次從他爸爸那里得到接濟後，總是和敖斯爾對分，而且寧肯自己少花，不讓敖斯爾有短缺，敖斯爾十分感激和珍視胡格吉勒吐對他的這種友情。

“大家尊重巴校長，而巴校長也沒有辜負大家的希望。”敖斯爾攤開兩隻手，躺在沙子上說，“是的！巴校長說的對。共产党不承認漢族壓迫了蒙古民族，那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共产党說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壓迫和剝削了蒙古人民，其實這還不是一回事麼？反正都是漢人。今天，蘇聯紅軍解放了內蒙古，內蒙古人民站起來了。我們蒙古民族要以現代民族走進世界先進民族

的行列……”敖斯尔几乎連腔調都不變地复述着巴达尔夫的話。

这时候，他們三个人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巴达尔夫 剛才在办公室里向他們講过的話：“……所以我們要学好技术，掌握現代化的科学技术，讓我們全校的青年充滿智慧。为了它，我才費尽心血办了这所学校。我感到高兴的是为蒙古民族办了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現在共产党要从我的手里夺走这学校，这样，眼看他們就要毁灭我这个美好和善良的願望。所以今天我找你們三个，把这情况告訴你們，好讓你們考虑和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也是想通过你們，讓所有的同学自由地选择道路。告訴你們，內蒙古人民的救星是人民革命党，这个党在日伪时期建立后，一直在積極地进行反滿抗日活动。現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們，我确实很早就加入了这个党。为了这，我曾蹲过监狱，受过日本鬼子的酷刑，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和党的联系断絕了，但即使这样，我也一直在为党，也就是为蒙古人民在工作。情况就是这样，你們願意跟哪一个党走，你們自己选择去吧。”

敖斯尔枕着手，仰視着碧藍的天空，深思地說：

“巴校長剛才跟我們說的話我覺得都很对，我們也應該相信。只是他說的人民革命党为蒙古民族进行反滿抗日的事，我总有些怀疑。据我所知，巴校長提到的这个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在日伪統治时期都是拚命向上爬的，並沒有听到他們有过什么革命活动，解放后突然出現了这个党，这不能不使人怀疑。”

“不，不能这样說。巴校長說的人民革命党，一定有这么回事，沒有的事他是不会說的。你要知道，巴校長不同於一般人，我們應該把他看成是一位可以信賴的長者和有修養的學者。”胡格吉勒吐扭过臉，急切地对敖斯尔作着解釋，“他的反滿抗日活动，总务处主任苏龙嘎也跟我講过，那真是風險大極了。”

“依我說，黨不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蒙古民族目前最需要的東西是學問。所以咱就應當鑽技術，求學問。只有在蒙古民族中產生了湯姆·愛迪生這樣的人，我們的民族才算是真正解放。”梅其其格望着遠方的山巒，帶着充滿了希望的聲調說。

“你這個論點和目前的情況不協調。”敖斯爾不願對梅其其格的這個論點進行爭論，他把剛才的話題很快地又引了回來，喘了一口氣說：“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個黨好，反正誰都說自己的不錯。不過，根據巴校長的人，我是願意跟人民革命黨走的。就從巴校長積極籌辦這所學校來看，也可以說明人民革命黨是為蒙古民族的利益在努力。”他整了一下有些污舊的灰色棉衣，閉上了眼睛沉思起來。

梅其其格不再吱聲了。她從心裡討厭議論這種政治問題，特別是敖斯爾剛才刺了她一下，心裡更其不舒服了，她不高興地望着河水。她知道敖斯爾的脾氣，只要是他認准了的事，一時誰也不能把他扭過來的。

“巴校長指示我們說，我們是全校同學的核心，梅其其格又是女同學間的核心。因此嘛，巴校長說，首先讓我們統一思想，統一步調。我看這是萬分必要的。”胡格吉勒吐認為自己在發表着權威的意見，稍帶些裝腔作勢地說，“剛才巴校長已經說過，共產黨派來我們學校的人，一兩天內就要來到，我們要有思想準備，到時候好採取一致行動。”

“我沒有那些精力去搞這件事，請不要把我拉到里边去。我倒衷心地勸告你們二位，最好把學生會幹部這個差使辭掉，埋頭鑽研學業。”梅其其格掀動着勻稱的薄嘴唇，充滿善意地望着兩個朋友。

“不，我們應當為這多災多難的蒙古民族設想。當前擺在蒙

古青年面前的任务是要冷静地对待现实，也就是说，哪一个党对我们民族有利，我们就应当跟那一个党走。所以说，不能沉默，更不应当不管。”胡格吉勒吐带着责备的神情说。

“我拥护胡格吉勒吐的意见。”敖斯尔站起来，抖掉棉衣上的土。

梅其其格虽然想反驳，但她从心里不愿意争论这些事，她疲倦而又不耐烦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她那适身而匀称的棉衣，在她那白皙的脸上，蒙上了一些不愉快的神色。

“好！那我们回去吧。”胡格吉勒吐站起来，用手拍打着裤管上的土说，“巴校长要我们三个人研究后，如有分歧的意见最好再到他那里去一趟，既然我们没有十分分歧的意见，那就算了。最近这几天，我看他也很忙。”

三个人依旧沉思地走过明月桥。

二

球场上，球迷们正热火朝天地打着篮球。有的人为了行动敏捷，干脆脱下了棉衣。敖斯尔一见这場面就高兴地跑了过去，他一面摘下帽子，一面冲进球场，大声嚷道：“喂！往这边扔，往我这边扔！”

梅其其格扫兴地回到了教室。当胡格吉勒吐走过球场旁边的時候，一个矮胖子跑过来向他摆动了一下手，带些神秘的口气向他说道：

“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位教务处主任，还带领了八九位军政大学的学生。”

胡格吉勒吐不以为然地点着头。不知怎么的，他的心骤然

怦怦地跳起来，他不安地迅速向宿舍走去。当他走过走廊时，看到在俱乐部旁边的宿舍门前站着一个人身穿八路军服，带着工人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一看就知道是军大来的人，为了表示轻蔑，他看也不顾地径向饭厅走去。他这种举动，自己也觉出有些不自然，高一脚低一脚地，就像要栽跟头一样。

“喂！胡格吉勒吐同志！你也在这学校啊？”

一个听来似乎是熟悉的声音突然在喊他。他回过头一看，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他肯定是他熟悉的人以后，他真想說：“說神来神，說鬼来鬼！刚才我还叨咕过你，我总以为你早已牺牲了。”然而他没有这样說出来，只是强自抑制住有些激动的情緒，冷漠地說：

“你是額老师么？人家都說你被捕后，在监狱中牺牲了。”

“没有，我还活着，日本鬼子倒是想讓我死，可是我却活下来了。”

胡格吉勒吐冷淡地望着額尔敦的八路军服。照他的想法，像額尔敦这样的人是永远也不該穿上这身衣服，可是現在他却穿上了。难道他真就像巴校長說的那樣的人嗎？不，絕不是，他才是真正热爱蒙古民族的呢。那他为什么穿上了八路军服，替共产党办事呢？这使他糊塗起来。他真想不通，像額尔敦那样过去曾英勇地反滿抗日，为蒙古人民的利益作过很多工作的人，現在竟变成了这样，这是为的啥？他只覺得自己的腦袋在嗡嗡發响，不知往下說啥是好了。

“多年沒見，你長高了，可还是那么瘦。你看看我，是不是显得老了？啊？”額尔敦热情地望着他，一面理了一下蓬松的头髮，摸着下巴說。

“不，你那年青的面貌依旧差不多。”胡格吉勒吐还是冷淡

地，有些机械地说，“怎么穿起这衣服了？”

“怎么，这衣服不好吗？”额尔敦奇怪地望了一眼自己的衣服。

“我看，不太得劲。”

“这衣服很好嘛，朴素，大方。”

“要是蒙古人穿上，不见得是那样。我看着很别扭。”胡格吉勒吐表现出不自然了，但又不敢正眼看额尔敦。

“噢！是这么回事。”额尔敦听出了他的意思。他来这学校以前就听说过，这里的学生从没有受过革命教育，阶级觉悟很低，狭隘民族观念很浓厚。中共内蒙古纳文慕仁盟地委把他从北安军政大学调来的目的，就是要开展学校的政治工作，帮助学生們建立健康的政治思想。他又想起地委宣传部部长林韋向他介紹的：“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胡格吉勒吐和组织部长敖斯尔，狭隘民族观念很严重，首先要多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要争取、团结、教育他們。”原来林韋說的胡格吉勒吐就是他所認識的胡格吉勒吐，额尔敦寻思着說：“这主要是在習慣，習慣了，也就自然会产生感情的。”

胡格吉勒吐沉悶地低下头，不再吭声了。

“噢！你是要吃飯去吧？好，你去吃吧！吃完到我这里坐坐。我就住在那个寢室。”额尔敦指着俱乐部东边的第三个門說。

胡格吉勒吐从飯厅走出来，在一种好奇心的促使下，信步走向额尔敦的寢室。额尔敦見他进来，便热情地給他推了一把椅子，两个人各自談了談別后的經過。

“額老师！你到这个学校，担任什么課程？”胡格吉勒吐問。

“政治課。”

“你过去教我們的數理化，非常出色啊！現在怎么教起政治

課了？”胡格吉勒吐有点奇怪地問。

“因为現在的政治課，比數理化重要的多。”額爾敦簡短地答道。

“其实，在工業專科學校里，依我說，政治課只能說是附屬課。”胡格吉勒吐勉強地笑着說，“也可以說，可有可無。”

“不，不是这样。应当說政治課是全部課程中的靈魂。”

“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胡格吉勒吐有些反感了。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上，政治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這樣，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帶到正確的道路上，使它們能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要。”額爾敦笑着說，“也許，你現在真的不明白，這沒有關係，慢慢你就會懂得的。”

一向以聰明自居的胡格吉勒吐听了這幾句話，覺得這話是諷刺他。他心中暗想，過去的額爾敦和現在的額爾敦已經完全不同了。過去的額爾敦是那樣熱愛民族，在日寇的統治下從沒有屈服過，他曾用熱血和勇敢打退了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而現在的額爾敦，已經失去了他過去那種光輝的思想。——但是否真是失去了？他到底也弄不通。是額爾敦走錯了？還是他想錯了？他想了一陣，終於肯定是額爾敦走錯了。

在日偽統治年代，額爾敦是烏蘭浩特師道學校的教員。他從偽滿洲國吉林師範大學畢業後，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他父親是個制酒工人，母親給人做針綫活兒，家里省吃儉用地讓他讀上了大學。當他在偽師範大學三年級時，父母親都在貧病中相繼去世，從那時起，他就開始了勤工儉學，學費由自己解決。

在偽師範大學的時候，他就和那個學校的地下共產黨員有了聯繫。從那時起，他開始接觸了進步書籍，也讀了不少共產主義的理論著作，從此他得到了新的生命，也真正懂得了生活的

意义。

在早稻田大学留学和在烏蘭浩特師道学校当教員的时候，他一直和这个地下黨員有联系，但后来这个同志在东北参加学生运动时牺牲了。不久，額尔敦又和从延安来到內蒙古地区工作的另一个黨員建立了联系，在那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曾参加过反滿抗日的学生运动和別的一些进步活动。……

胡格吉勒吐清楚地記得，日伪統治时期額尔敦曾向學生們講过，日本帝国主义向蒙古民族实行着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他更清楚地記得，額尔敦还說过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共产主义的創始人，斯大林、毛澤东是现代革命的导师。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發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任何力量都抗拒不住的。額尔敦还說，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全世界人民都一样，沒有穷富之分，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大家庭里。他还向學生們講过，中国在很多年前就有共产主义运动，并有了共产党的組織。为了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各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着頑强不息的艰苦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黨員已遍佈了全国各地，內蒙古地区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們这些青年不应当沉默，应当配合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員，反抗日寇的侵略。胡格吉勒吐还記得那时額尔敦曾告訴他們說，当时在斯力很、居力很等地农民中掀起的反对“粮谷出荷”的大暴动，就是由延安派来的中国共产党黨員領導进行的。

当时学校里的日本特务教員也知道了这些事。只是因为額尔敦在学生中間享有很高的威信，學生們都称他为“民族英雄”，所以鬼子除了加紧对他的暗中監視外，也不敢輕易去动他。

額尔敦还曾經救过胡格吉勒吐。有一次，十个同学在烏蘭浩特汽車站上和日本警察發生了冲突，胡格吉勒吐知道后便邀了

三百多同学前去解救，他们不仅把警察打的狗血喷头，还把警察署的大门、窗户、卷柜都给砸烂了。后来日本宪兵、警察和日本校长配合起来，追查这次事件的主谋，在额尔敦的机警掩护下，终于使他脱了险；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宪兵对额尔敦记下了仇。

第二年春天，额尔敦为了反对敌伪当局动员学生去“大东亚战争”进行“勤劳奉仕”——剥桦树皮，曾领导师道学校学生举行了一次大罢课。师道学校罢课后，烏蘭浩特其他各学校也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市中学大罢课，并成立了罢课总指挥部，由额尔敦担任指挥。由于那次罢课的声势浩大，迫使敌伪当局不得不让了步，罢课宣告胜利。但过了不久，额尔敦就和另外一些积极领导罢课的教员一同被捕了。学生们听到这消息后，曾自动组织起来到兴安总省公署门前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这些教员，额尔敦等人果然被释放了。可是过了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在额尔敦门前突然出现了一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四五十名穿着黑色便服，带着黑眼镜的日本人，兇恶地闯进了他的寝室，把他和他的一些书籍、照片杂物等等一同带走了。

什么人逮捕了额尔敦，他被送进了哪一个监狱，谁也不知道。额尔敦的爱人虽然到宪兵队和警察署打听，但都被撵出来了。有人说，已经牺牲了；有人说，弄到日本去了；也有人说，已经做细菌试验了。总之，没有一个人说他活着。……

胡格吉勒吐寻思到这里，又看了一眼在他对面坐着的额尔敦，他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这样想。

外边有人敲门，额尔敦应了一声，进来了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穿着整齐和适身的蓝色棉制服，她的举止是那么稳健而又轻捷。胡格吉勒吐端详了一阵，惊疑地怔住了。

“斯琴？你啥时候到这学校来的，”胡格吉勒吐兴奋地站起来

来亲切地说，“我到处在打听你，但总没有打听到，你也不给我写个信，这次真碰巧，又遇上了。”

当胡格吉勒吐和斯琴握手的时候，一股友谊的激流迅速地通过了他的週身，他充满了愉快，觉得斯琴这时的到来，对正处在徬徨疑虑中的他是一种無上的安慰。

“你啥时候到这学校的？”斯琴圆大的眼睛在美丽的脸上闪着光芒，在她含笑的嘴角上似乎蕴蓄着丰富的感情。

“开学后不久。”胡格吉勒吐抑制不住他的高兴似的回答道。

“原来你们两个也認識。”額尔敦也喜悦地插嘴說。

“是，認識。”胡格吉勒吐轉过臉問斯琴：“你到学校来，是工作还是学习？”

“学习。”斯琴說，“地委宣传部决定，把这一期軍大畢業的九位同学都到这学校来学习。”

和額尔敦一样，斯琴这也才知道以前听說过的这个学校有一个狹隘民族观念很濃厚的学生会主席，原来就是她認識的胡格吉勒吐。到現在他还是那么落后，这使她感到失望；她望着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甚至为了自己和这样的人保持友谊而感到不安。她和他从烏蘭浩特師道学校分別到軍政大学以后，在短短的时间內他曾給她寄过四封信，从那些信里可以看出他依旧坚持着他的旧思想，她便决心和他断絕了来往。……

“我的想法是否太偏激了呢？不，不是。人嘛，都应当进步，向上，为人民服务，那种單純为了一个民族而干的思想，其实質都是为了自己，是一种利己主义，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可以留戀的呢？”斯琴想到这里，都不願意想下去了，她真想从自己的記憶里驅除他們間的友谊的痕跡，她恨不得馬上就走出去。她本来是找額尔敦来商量事情的，但她覺得不便在胡格吉勒吐面前談，于

是她轉過身，亂貌地向胡格吉勒吐說：

“你們談吧，我走了。”

胡格吉勒吐望着對他那樣冷淡的斯琴，就像當頭挨了一棒，剛和她見面時的那種興奮、愉快、激動等等的心情一下子就都毫無踪影了，他帶着失望和悶恨的神情默默地走出了額爾敦的寢室。

三

晚間，胡格吉勒吐和敖斯爾找斯琴又閒唠了一陣。胡格吉勒吐原打算通過這次的談話，從斯琴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但斯琴對他依然是那麼冷淡，他的心都要碎裂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他和斯琴相識的經過來。

一九四五年秋天，蘇聯紅軍解放了內蒙古，當年冬季，烏蘭浩特的物價飛漲，他家的生活愈來愈困難，在城里生活不下去了，便搬到鄉下——离烏蘭浩特二十多里远的地方。他們去了后，有錢的財主不願意租給他們房子住，沒有办法，他們只好准备搬回烏蘭浩特，正要動身的时候，有一个穷老汉——斯琴爸爸，將他們自己住的三間房的一半，騰出來給他們住下了。

那时候，斯琴也刚从烏蘭浩特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回家，在那一段日子里，胡格吉勒吐同斯琴一道挑过水，推过磨，斯琴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他。每到黄昏，他和斯琴在一起除了复习课程外，不知以閒唠消磨了多少时间。斯琴的妈妈是个很善良的老人，每次看到他們两个摸黑閒唠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灯点上，放在他們中間，于是他們两个总是感激地望着老人一笑。在那动盪的年代中，在他們充滿幻想的人生里，他們間的友